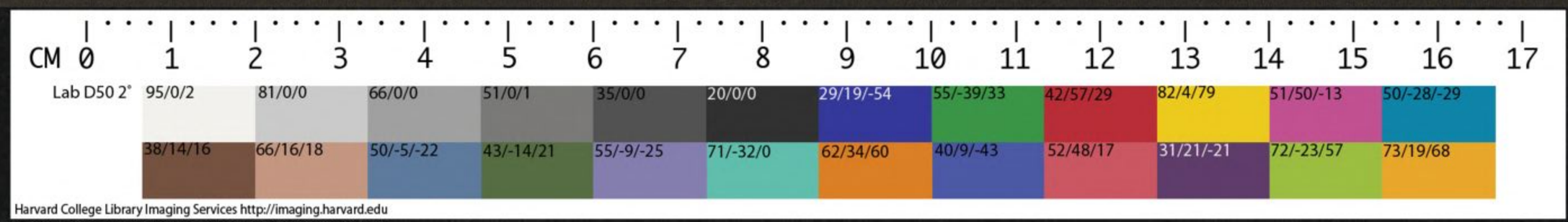
T2720/7918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八

東莞臣陳建輯著　檇李臣岳元聲訂
仝　庠生沈國元校正

癸亥　洪武十六年

正月宋訥爲國子監祭酒曹國公文忠領國子監事

時太學初設學徒日衆師生相訐教尼不行故簡用公將與勑又以學中多公侯子弟欲得威望重臣鎮靡之令曹國公領監事助糾繩訥性嚴重推恩義身言並教鏟磔不遺餘力寢食學箱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

上親御制詞褒之適病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其像甚肖　上喜已念其老召其子麟侍養

上曰人主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者進好諛則巧言者進夫偏

之數言者深萬世人君之師表

於所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諫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雖非帝王精微之道然語意備至曲盡物情使其子孫克守其言亦足爲訓自後女主竊柄有乖君體骨肉少恩有乖建親謟諛並進有乖求賢忠諫者忌之讒佞者悅之驕奢縱佚罔知戒懼賞罰政令不行于天下藩鎮之禍而唐祚遂衰有國家者其可不守祖宗之法乎

二月吳沉等進精誠錄先是　上謂沉等曰朕閱古昔帝王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　上之賜名曰精誠錄○命復鳳陽臨淮二縣民雜差○傳友德等平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僞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津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蠻民降者四十萬戶　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傅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麗川之外有國曰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上諭刑部尚書開濟都御史詹徽等曰凡論囚須原情不可深入人罪昨民有子犯

法當死其父行賄求免御史并欲罪之朕以父子至親子死而父救之人之至情也故但論其子而赦其父自今凡有論決必再三詳讞覆奏而行毋重傷人命○國子生瞿德盜同舍生衣物事覺其妻張氏耻之曰夫者非但仰望以終吾身將冀其力學成名以顯榮父母今若此我何面目見鄉里人乎遂自縊死事聞命於其父母家旌之

三月命刑部尚書開濟議定詐僞律條○上與侍臣論歷代創業及國祚修短侍臣皆曰前代祚運之長莫逾成周其次莫如漢諫議大夫唐鐸進曰三代以後起布衣有天下者咸稱漢高帝及陛下而已以臣規之漢高除秦苛法雜霸而不純陛下革胡元弊政一復中國先王之舊所謂撥亂世反之正漢高不事詩書甘心馬上陛下留心聖學親洒宸翰制諭萬方卓然與典謨訓誥相表裏陛下豈漢高所能及哉　上曰此不足論周家奕世積德以有天下然使其後君非成康臣非周召益修厥德則文武之業何能至八百年之久乎使其後世子孫皆如成康輔弼之臣皆如周召則可以祈天永命國祚愈昌侍臣頓首曰陛下斯言宗社萬年之福也

四月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　上覽而惡之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鯨焚林而畋禍及麛鷇汝張巧密之法以罔民

民其能免乎濟大慝○倭寇浙東
五月令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
六月 上御謹身殿吳沉等進講周書國則閒有立政用
儉人 上曰有小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
嘗用仲尼必去少正卯小人巧於悅上恐於賊下人君若
喜其順適已意任其所爲受害者必多怨將誰歸譬如犬
馬噬人人不怨畜犬馬者乎沉曰小人中懷外邪而其言
甚似忠信不可不省 上曰省之亦不易小人善於逢迎
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
爲知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天下國家亦牽合附會
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以知人爲難而知言亦
不易也
七月定武職妻妾封贈例○定文官封贈廕叙例十一條
○遣御史錄囚于諸省○上諭都御史詹徽等曰民之休
戚係守令之賢否激濁揚清則風紀之官實司之今御史
及按察司巡歷郡縣凡官吏賢否政事得失風俗美惡軍
民利病悉宜究心若狥私背公矯直沽名苛察瑣細妄興
大獄遺奸不究見善不舉皆爲失職卿等其宣布朕意令
其知之
九月令征南將軍申國公鄧鎮左右副將軍臨江侯陳鏞

濟寧侯顧敬率兵討龍泉山寇平之

十月給諸番國勘合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眞僞難辨遂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發諸國俾往來俱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之弊但遇入貢咨文具於所經各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于是暹羅占城琉球等五十九國俱給勘合文册○詔頒鄉飲酒禮圖式于天下○高麗遣使張伯崔清來貢以違命却之令禮部諭王

按朝鮮周封箕子國也秦漢東外徼漢初爲燕衛滿所據武帝取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爲公孫氏所據魏景初中高麗本扶餘別種土高璉始居紇升骨城漸強大併有沃沮東濊悉爲所役屬遂稱王其後復徙丸都山下都於國內平壤城東接新羅百濟又徙東北接靺鞨南北千餘里後唐時以其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子孫遣使朝貢宋遼金因之東西南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兩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洪武二年即奉表稱臣朝貢不絕至是以其違約不恭故絶之令禮部諭責之

安六侯吳復卒于貴州追封黔國公塑像祀于功臣廟○

華昌侯郭興卒追封陝國公

按興一名子興以與滁陽王同名故止名興以別之興之父名山甫善鑑人識太祖于微時命諸子謹事復以女入侍後爲皇寧妃孝慈崩嘗攝六宮事山甫追封榮國公以子英亦封武定侯德成驍騎指揮

十一月命太常丞張來儀爲滁陽王廟碑子興女亦爲皇妃生蜀王及

豫王如意王 ○禮部言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教子弟宋張詠爲蜀守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今據以文翁張詠與李冰同一祠祀卓茂爲密令黃霸爲河南丞皆漢之循吏具載漢史鈞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址葺而祀之正合祀典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爲吳郡人事于梁築城保障川蜀邦人祀之雨暘疾疫祈禱必應唐狄仁傑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當謫爲彭澤令彭澤舊有祠宇理宜褒祀謝夷甫肅宗時爲京畿令孟涯押兵過境縱掠百姓夷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諸之於朝流建州卒塟於甌寧後見夢于帝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元九江路總管李黼與其姪秉昭臨難死節廟食于九江義兵萬戶李宗可從余闕守安慶城陷闕死宗可自刎余闕既立祠安慶宜以李宗可配享皆從之

尋卒

按宗伯金谿人中開科狀元性勁直不回忤胡惟庸坐謫鳳陽上疏論時政指斥惟庸召還尋忤 詹復謫教諭亦召還拜大學士尋復以薦舉失人累降檢討初業舉識者見其文賞曰此見玉光劒氣終不能掩云所著

有南宮使交趾
均王堂諸集

甲子　洪武十七年

正月魏國公徐達鎮守北平○以孔子五十七代孫訥襲封衍聖公○旌表山陰縣民徐允讓及其妻潘氏孝節

按元末兵亂讓與潘率其父安避兵山中遇寇斫安頸流血讓抱安大呼曰寧殺我毋害吾父寇捨安殺讓將舁潘潘詰曰夫死從汝必矣若能焚我夫則無憾也寇以爲然縱潘聚薪焚其大火方熾潘即投火中死寇驚歎而去安得不死至有司以聞　上以讓能捐生以救父死潘能全節以盡婦道詔旌其門時又有張宗魯者鈞州人四歲失明二十遭亂負母路氏逃難其妻扶掖以行歲飢賣卜以爲養日給不足則妻採野菜以繼之天下既定奉母還鄉竭力供養母卒仍求其前母吳氏沈氏暨氏遺骸合葬父墓禮部以聞　上曰宗魯以瞽子而能行孝如此命旌其門

二月更定都察院官詹徽爲左都御史○定吏員資格○詔建三法司于太平門鍾山之陰名曰貫城勑言貫索七星如貫珠環而成象名天牢中虛則刑平官無私邪政平訟理獄無囚人若凡星處貫內者刑官非人若中有星而明爲貴人無罪而獄令法天道置法司汝法司官各勵乃心愼乃事法天道行之如貫索星之中虛然庶不負朕肇建之意欽哉

三月大赦天下○頒行科舉成式三年一大比自是遂爲定制○是歲又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才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

行聲名著於州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
判方許進呈若不行公同精選者坐以重罪
按是春始頒科舉成式既復申薦舉之令　聖祖之意
蓋欲二舉並行不悖不使天下有重文輕行棄本趨末
之弊誠開國之遠猷
萬世治平之軌範矣
敕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謂侍臣
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綱
紀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官與外臣交通覘視動
靜禍緣爲奸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爲害非細故也間有
奮發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
深可鑒也朕爲此者所以戒未然耳○曹國公李文忠有
疾　上與東宮臨幸其第觀之是月丙戌卒年四十有六
上痛悼輟朝親製文遣使致祭追封岐陽王謚武靖賜葬
鍾山配享　太廟塑像功臣廟位皆第三
按文忠器量沈閎人莫測其際臨陣蹈厲奮發至遇勁
敵膽氣益壯故有不戰戰必勝東征西討建立殊勳威
振遐邇名播華夷性好學飭行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
常師金華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出爲詩詞皆雄壯可觀
四月　上謂諫議大夫唐鐸曰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
邪言務諛諫諛言近于忠諫言近于愛惟不惑于諛言則
聽目聰而讒人自去不蔽于諫言則智日明而佞人自絕
矣鐸對曰聖諭深得其情　上曰朕日總萬幾所行有得

失非資人言何由以知故廣問言路以來衆言有善者則奬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知罪惟讒佞面諛者決不可容也○傳友德等凱旋至京論功進封友德潁國公食祿三千石封郭英武定侯胡海東川侯陳桓普定侯張翼鶴慶侯並食祿二千五百石並賜鉄券子孫世襲其仇成張龍王弼先已有功身受封侯今功著征南當及子孫世世承襲亦加祿二千五百石吳復金朝興先卒亦授世襲侯爵鉄券加祿同餘陞職賜金帛有差○更定內侍監局司庫門宮品職○諭遼東守臣絕高麗

五月鄒俊爲大理卿

六月令朝覲官上土地人民圖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輿地之廣古所未有者　上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係在德豈在地之大小○上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遍於禮而不通於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所以振綱紀而立大中必禮樂並行始治化醇一若刑政二者不過輔禮樂爲治耳苟治徒務刑政則在上者雖有威嚴之政必無和平之美在下者雖存苟免之心終無格非之誠大抵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藥石

卿等于政事之間宜知此意慎毋以禮樂爲虛文也○禮部製大成樂器頒天下儒學

七月河南大水禾稼蕩盡命駙馬都尉李祺往同有司驗民戶口預爲賑恤○盱眙人獻天書伏誅○建朝天宮其地即吳冶城晉西州故址至是重建賜名朝天宮設道錄司于內○皮作爲大使許士哲言治道之急者十有四其目曰明賞罰以清官吏問疾苦以安民生均賦役以甦民力嚴銓選以擇賢才揀精卒以杜妄費興武舉以羅英才崇節義以厚風俗明禮樂以教萬民立平準以利商賈置常平以惠農民用直臣以任彈糾開言路以通民情減亡

胡之餘燼以絕後禍鑒前代之興亡以壽國脈　上善其言

八月吏部尚書余熽定考績法　上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　上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爲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已能好言人過君子則揚人之善不矜已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已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多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皆悚聽○以通經儒士陳玄爲右僉都御史林芝爲司經局校試正字

九月超擢考滿課最官員河南淮慶府通判戴莊湖廣都

司副斷事高翼陝西靖寧州判官元善俱爲右僉都御史

東昌府教授馮獻爲左贊善○江寧處士陳遇卒

接遇宇中行初爲元溫州路教授兵亂退隱于家國初以秦元之薦　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戎務籌畫禮待甚厚稱爲先生而不名　上駕屢幸其第咨以機密授以官輒辭常命爲翰林學士者再又命爲太常卿爲禮部侍郎最後除禮部尚書皆固辭每召見賜坐顧問賜宴賜肩輿校尉十人畀其出入前後賜賚無筭群臣以過被譴者率爲救應　上亮其誠未嘗爲忤命其子充宿衛亦辭蓋恬淡靜退始終一致至是卒遣中官賜祭及賻賜葵鍾山若遇者可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矣

十月冊李氏爲淑妃攝中宮事○景川侯曹震請開四川峨眉至建昌古驛道從之○秀才宋矩等十七人爲監察御史

閏十月大明清類分野書成○欽天監博士元統言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衍聞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玉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大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　上是其言擢統爲監正其後欽天監監副李德茂言

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爲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　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算不用捷法○製觀星盤

十一月以孔子五十六世孫希文爲曲阜世職知縣○上謂部臣曰近命遼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況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

十一月左都御史詹徽奏太平府民有毆傷孕婦至死者律當絞其子乞代父受刑奏請裁決詔大理寺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故婦繫二人之命寃曷由伸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熟若全無辜之男詔從其議○待詔朱善請弛舅姑兩姨子女婚姻禁從之○是年修祖陵○遼東多颶風命東川侯胡海榮陽

侯鄭遇春督金吾等衛造巨舟一百八十艘以備航海

乙丑 洪武十八年

正月劉三吾爲翰林學士〇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〇命江夏侯周德興等往河南招集故元將校〇福建按察使陶凱仲表言臣父昔在方氏部曲洪武初徙鳳陽時臣幼弱貧苦賴兄扶養有成其後兄亦爲鳳陽軍吏今臣叨蒙聖恩備位司憲欲推祿養以報生育之恩使父母兄弟得復聚處實戴生成許之

按凱仲初以國子生擢御史彈擊不避權勢　上雅重之陞爲按察使時福建多滯獄吏寅緣爲奸凱仲至治賊吏數十人盡革其宿弊又興學勸士撫恤軍民俸祿雖厚自奉儉薄有餘悉施貧者其清介類如是時布政辭大方貪暴凱仲劾奏之大方詞連凱仲至京事白大方得罪詔凱仲還官閩人迎拜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辭公不去地無皮後卒于官

松州衛軍士粮餉今旁近州縣運給以其控制西番要地故也

二月初昏五星並見求直言〇錄軍國重事太傅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卒達自五年北征還即命沿邊輯守歲鎮於燕至是年始召還京師至冬疾作卒年五十四　上慟悼罷朝親爲文祭之追封中山王謚武寧賜塋鍾山之陰

上謂羣臣曰朕起自徒步大將軍爲股肱心膂戮力行陣東征西討削平群醜克濟大勳今邊胡未殄方倚任爲萬

里長城之寄而太陰累犯上將不意遽殞其命天何奪吾將之遽厥夜來竟夕不寐歎歔流涕思盡心國家爲社稷之重安得復有斯人乃欲有以報之無所用其情耳但著其勛烈宣于金石使後世知斯人爲國之元勳也遂親製神道碑稱其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旋每不自矜至于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命配享太廟塑像祀于功臣廟位皆第一祖考三代皆封王爵子男四人皆　上所賜名輝祖襲魏國公添福勳衛增福左都督應緒都督僉事女四人長仁孝文皇后次安王妃次代王妃

按徐武寧王天性端謹重厚上下咸敬而愛之傳信錄記其一二事足徵云　上嘗召武寧夜飲命左右强之使醉既則命內侍送至舊內爲吳王時所居宿焉中夜武寧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　上聞之喜自此愈信愛之不疑武寧嘗南征至姑蘇見一女子絕色也則以重幣結之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及師旋海之使人道意令其它適女父堅求與女以侍巾櫛武寧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資歿且謝負約武寧之厚德如此

會試天下貢士取分宜黃子澄第一新塗練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並授翰林修撰

而殿試以建陽丁顯爲第一子寧次之既

按黃子澄初名湜練子寧初名安俱以字行後並改于建文之難丁顯後獲譴歸德業無聞焉

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畧曰今海內既安蠻夷奉貢惟沙漠未遵聲教若置之弗治恐歲久滋患邊圉卒荒若窮追遠擊恐士馬疲費餽餉艱難　陛下爲聖子神孫萬世計莫若善備邊之策耳備邊固在乎足食足食又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異代哉宜選其智勇謀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斟酌損益率五百里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　上善其言

三月遣使諭靖寧侯葉昇等曰邇者上天垂象沿邊城池宜加慎守凡外寇入境但當保障清野靜以待之俟其怠歸急擊勿失不宜輕出境外蹈其不測也○初選進士爲翰林院承勅監六科庶吉士　上以諸進士未更事俾觀政諸司各照出身資格月給俸米其在翰林承敕監等近侍衙門者取庶常吉士之義稱爲庶吉士其在六部諸司者仍稱進士

四月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　上曰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徃徃不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能復弭蓋奢侈

之心生則敬慎之志怠故鮮克有終可以爲戒○思州及五開山諸峒蠻夷作亂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率師討之時蠻寇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刼和等師抵其地蠻大驚潰乃於諸峒分屯勦捕夷其窟穴俘戮四萬餘人旋師是秋周德興卒

被開國功臣錄諸功臣之卒凡祭賻贈卹恩與皆備載德興無載者蓋獲譴也餘倣此

湯和還京師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　上喜之賜鈔五萬俾還鳳陽面謂和曰日本小蠻屢擾東海卿等老强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和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一爲兵以守之○時戶部侍郎郭桓等犯贓盜過官粮凡七百萬石有餘詞連天下諸司官吏繫獄擬罪者數萬人招指贓鈔寄借滿天下皆至破家御史余敏丁廷舉言法司逼令桓等妄指平民皆歸詒朝廷于是遂將審刑司右審刑吳庸等凌遲示衆以息天下之謗仍徧榜天下詔曰嗚呼罪盈自已蠹政害民如戶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閻部等刑部尚書王惠迪閻部等兵部侍郎王志閻部等工部侍郎麥志德閻部等禮部尚書趙瑁閻部等贓貪亂政罪已分明及其問賊下落供招太半妄指平民嗚呼朕爲民設官爲民造福必欲除奸復生奸甚擾害吾民寔朕不才之所致今詔天下凡我良民憐朕不敏

以居君位書不云乎天位艱哉寢食不安以圖民康仰天俯察求治奸貪愈增若此人心爲之柰何自詔之後凡擾吾民者大赦不赦○吏部尚書余熇以罪誅時國子祭酒宋訥以嚴爲衆所嫉助教金文徵與熇同鄉謀逐之吏部移文令訥致仕訥陛辭　上驚問故遂鞫得實以熇專擅威柄并文徵等誅之○柳州馬平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猺獞情狀險竊發殺勦吏民及官軍討捕率不能獲兗頑自恣爲患益深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者陳景文爲知縣猺獞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兗頑豈不革心向化爲良民乎　上嘉納之

五月以沔陽指揮僉事潘進爲雲南右衛指揮同知雲南叛服不常軍儲不給進能謹也田緒甲兵由是軍不乏食事無廢弛○朱善進觀心箴　上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蓋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正面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懇之心萌則巧僞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爲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而自無物我之累矣○上謂侍臣曰向者天下未寧吾飢不暇食倦不暇寢今天下已安四方無事高居宴樂亦豈不願顧自古國家未有不以勤而興以怠而衰者天命去留人心

向背決于此甚可畏也安敢不
六月定天下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三年一朝賚其紀
功圖冊赴部考覈著爲令○丹徒知縣胡孟通縣丞郭伯
高金壇縣丞李思道以事當就逮民數十餘人詣闕疏其
撫民有方特命釋之仍遣使徃勞以酒○上閱漢書謂侍
臣曰漢文恭儉玄默則有之至于用人蓋未盡道初將相
大臣迎自代邸即位首拜宋昌爲衛將軍張武爲郎中令
其諸將相公侯宗室大臣皆在所緩非所以示至公也有
一賈誼而不能用竟死長沙賈廣國賢欲相之以后弟不
可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之賢爲天下用之何
避私嫌乎此其於用人之道所以有未盡也侍臣言明帝
亦漢之聰明主　上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
明通于人情察于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于細故
則未免爲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于聰明也
七月詔曰嗚呼天位艱哉朕即位以來十有八年不遑暇
食以措生民奈何內外之臣數用弗當寔在予一人以致
上天垂戒災于萬姓水旱相仍今聞山東北平雨水愆期
農艱栽植歲苗有虧詔書到日今歲秋粮盡行蠲免有司
如命妄擾吾民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司若不來聞
本處耆宿連名赴京申訴災由以凟優恤朕則罪有司極

刑○上謂學士劉三吾曰天下人民之衆豈能保其皆安朕爲天下主心常在民惟恐有失所故每加詢問未嘗一日忘之三吾對曰　聖心拳拳若此恩德之及民深矣上曰恩德亦非泛然醫如盧扁不施藥石病不自瘳匠如公輸不施繩墨木不自直君如堯舜無紀綱法度之施而但曰恩德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也○大學士朱善曰古者人主致治惟在任賢　上曰然任人之道當嚴于簡擇簡擇嚴則庸鄙之人不進當專于任使任使專則苟且之意不生

八月命都督府選武臣子弟入國學讀書論之曰武臣從

賈誼治安策可以不上

戍定天下以功世祿其子弟長於富貴又以父兄早沒鮮知問學宜令讀書知古今識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庶幾得其實用也○詔以姜嫄公劉二廟入祀典○以進士方昇梁德遠等六十七人爲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上諭之曰忠良國之寶姦邪國之蠹唐太宗用房杜致外戶不閉之效玄宗用楊李有蒙塵播遷之禍此可鑒矣

九月　上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什一之制湮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業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

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游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上御華蓋殿命朱善講周易至家人　上曰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太白經天○築漳河堤○文淵閣大學士朱善卒

按善豐城人字備萬元季隱居著述以理學爲已任洪武初爲郡學教授薦爲翰林修撰以奏對失旨放歸尋復徵爲待詔陞文淵閣大學士以疾賜歸卒年七十二所著有詩經解順等集

十月命平涼侯費聚爲總兵官率指揮丁忠等征廣南府叛酋平之○命蜀王閱武于中都蜀王　上第十子也謹椿最有賢德博通經秩於及釋典　上所鍾愛呼爲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闢西堂以讀書自娛閱武餘暇召儒臣李叔蘇伯衡及名僧來復輩與之講道論文殆無虛日復建寶訓堂尊奉　祖訓錄及前代帝王經典命來復記之又命來復作正心觀道崇本敬賢四箴以自警

按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詩文一時名士皆與之交與高僧宗泐齊名　上聞召見之後以賦詩含譏諷被戮所著有浦菴集行世見心嘗承召賜食謝詩云座中紅芾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盌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慙無德頌陶唐　上見詩大怒自

汝詩用殊字是我爲歹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則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何物奸僧敢大膽如此遂誅之○宗泐台州人博通古今凡經書過目輒成誦善爲詞章任持京師天界寺上一日幸寺見其動止異常命蓄髮授官固辭上不欲奪其志從之賜宗泐免官說嘗奉詔著心經金剛楞伽三經有全室集行世國初名僧二人爲首

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爲民害者至京論罪並作築城役有朱季用者台州人由薦知福州府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法司一切論罪任城役嚴償重日用錢粮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其子煦曰吾貲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收吾骸骨歸葬爾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共守不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告杜甚重令益嚴告而謫戍雲南者三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謀於父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於逼政司逼政司以聞　上憫其情遂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皆拜煦父謝曰非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爲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亦甚亦死時人莫不哀傷同郡王叔英修撰作孝子傳以傳

按國初律例多云爲官不要錢工役無盤纏葉居昇萬言書亦謂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一時法嚴如此

命儒臣編集歷代帝王祭祀感召祥異可爲鑒戒者萃爲一書名曰存心錄又命編集漢唐以來災異之應於臣下

者別為一書名曰省躬錄

十一月築欽天監觀星臺于鷄鳴山○孟子子孫有以罪輸作者　上命釋之併諭工部詢問凡有聖賢後裔在輸作者依例釋放○上以宜興縣主簿王復春不肯朘民之利以狥上官之欲陞常州同知仍遣庶吉士楊靖齎勑勞之

十二月舉孝廉○是年高麗國人立王禑為王禑貢布匹馬千疋謝是秋封禑為高麗國王賜其故王顓謚曰愍

丙寅　洪武十九年

春正月命頴國公傅友德同長興侯耿炳文等再征雲南貴州等處勦平蠻夷○上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先生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爾行文書盡行起取赴京發雲南布政使張統言舊例商人納米于金齒者每一斗給鹽十引以穀准米者聽以是商旅輻湊儲蓄充溢其後有司不許輸穀由是商人少至軍餉弗給請仍其舊從之○上與侍臣論治道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故當省刑罰息干戈以奠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事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蘇州府吏請常熟縣徑由中道入公堂知縣

成莫奇怒其越禮執之事聞　上喜其能勑勞之

二月置行人司○上御東閣與侍臣論曰聖人篤于仁賢者不舞智姑息之仁不爲愛物奸欺之智足以禍身又論儉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上諭戶部曰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

三月陞慈谿知縣秦仲彰爲寧波府知府降知府李仲文爲慈谿縣丞時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械仁生至闕下　上嘉之故陞仲彰而降仲文○白虹貫日

四月議取各處工匠驗其丁力以三年爲限更番赴京輪作名曰輸班匠免其家徭役著爲令○河南大水命賑民鬻子

五月　上諭吏部曰國家人才非一日所能造就曩進士魏安仁等六人嘗以過謫爲浙江按察司書吏使知自新今已歷年恐爲小人所侮則終身喪志雖欲改過不可得矣其召還用之○上聞嘉興崇德縣知縣畢輝縣丞齊摶剛正能官遣行人齎勑往勞之○常州府官范好古言行人王良至郡奉職不謹黷貨無厭　上嘉好古發奸貪以安黎庶命禮部遣人齎禮以勞仍令械良至京罪之○處州麗水縣民有責十者嘗于謁富室不應所求乃詣闕告

大姓陳公望等五十七人謀逆知縣倪孟賢詢之父老知無是事謂僚屬曰朝廷命孟賢令是邑惟欲撫輯斯民安于田土今使良善者受惡逆之名豈朝廷命孟賢意也即具疏上聞復令耆老四十人詣闕訴其妄　上命法司論妄告者罪賜諸老酒食給道里費遣還

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二匹絮一斤若有田產足自贍者亦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當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泛差徭正官歲一存問給賜之物本州縣委敦篤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與陳粟者爲令未幾上復謂禮部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爲尚而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於孝弟風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爾其以朕命申之

七月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上諭禮部臣曰比來有司體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棄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者則於

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國子監博士吳沉致仕
按沉字潛仲金華人洪武十二年薦授翰林待制歷陞
東閣大學士考功劾其怠事降爲侍書尋改是職至是
致仕

蘇州府吏錢英新宄不律知府王觀等廉得其狀箠死之以聞　上遣行人齎勑併禮諭勞之

八月　上覽宋史見太宗改封椿庫爲內藏庫顧謂侍臣曰人君以四海爲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宋之賢君亦復如此它如漢靈帝之西苑唐德宗之瓊林大盈庫不必深責也宋自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度支所缺者必藉其數以貸于內藏候課賦有餘則償之凡有司用度乃國家經費何以貸爲缺而許貸貸而復償是猶爲商賈者自與其家較量出入及內藏既盈乃以牙籤別其名物參驗帳籍晚年出籤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貽謀如此何足爲訓太宗首開私財之端及其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財帛耗竭內藏積而不發間有發緡錢幾十萬以佐軍資便以爲能行其所難皆由太宗不能善始故也○命禮部製　德祖玄皇帝玄皇后　懿祖恒皇帝恒皇后　熙祖裕皇帝裕皇后袞冕冠服命皇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祖陵葦衣冠祭告○六安侯王志辛追封許國公

按志臨濠人從起義洪武三年以平中原功多封祿九百石七年增千六百石二十三年罪謫安南衛

九月沐英奏雲南土地甚廣而荒蕪居多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儲蓄　上可其奏又謂邊地久荒艱于用力詔俟數年後方徵其歲輸之粟○賑旱蝗郡縣

十月頒志戒錄書凡百有餘事皆採輯唐漢爲臣悖逆者賜羣臣及教官諸生講誦使知所鑒

十一月詔長興侯耿炳文率陝西都司延安等衛官軍徃北平聽征

十二月詔中軍都督府遣通濟聚寶三山洪武等門○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有義言三代漢宋之盛建邦設都率居中土蓋以大梁爲天下之都會洛陽爲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于江左益隆大業以馭四方又言州縣之職於民最親而郡守實民之帥師宜選廉能之士授之若其廉能可稱則陞賞之貪汚不才則黜罰之賞罰既明則天下自治又言唐虞之世命夔典樂天神格神鬼享自周之末鄭衛淫哇之音歷代因之未能復古宜修明雅樂以成一代之盛典倡優俗樂不可復用書奏　上嘉之○御製大誥三編成頒示天下初　上以天下民染元之汚俗徃徃不安職業觸罹憲章欲倣成周大誥之訓以訓化之乃取當世事之善可爲法惡可

爲戒者著爲條目大誥天下既而又慮誥條所載未能盡
民之作非者鮮從化者多故又作三編大誥其意益切至
詳盡焉　上親爲之序

按先是戶部侍部郭桓等犯贓事覽連坐者衆因此遂
作大誥頒示天下令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有此一本
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所在臣
民孰觀爲戒見大誥未條後來官府斷獄遂有大誥減
一等之文其原出此後人不知其原槩以爲凡犯罪者
大誥皆減一等誤矣天下事忘源失委承訛踵謬如此
者何可勝歟

左都御史詹徽上言請重犯法之刑以攝民玩　上覽之
曰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濫如爾所
言恐流於濫其可哉

丁卯　洪武二十年

正月命將北伐時殘元遺孽故臣收服殆盡惟納哈出本華黎之裔尚擁衆金山數爲邊患命征虜大將軍宋國公馮勝
左右副將軍潁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參將南雄
侯趙庸定遠侯王弼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英統軍三十
萬往征之（）焚錦衣衛刑具（）詔修闕里孔子廟（）大祀
天地于南郊禮成天氣清明　聖情豫暢侍臣進曰此
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敬天不獨嚴而有禮在有其
實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

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人君父天母地子民皆分所當盡祀天地非求福已實爲蒼生也○府軍前衛老校丁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絞下絞上黃塘下黃塘者舊産銀礦前代皆嘗採取今鋼閉已久復請採之　上謂侍臣曰凡此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朕聞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産既竭民力消耗一州之人卒受其害豈宜效之

二月　上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諭之曰耕籍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禮成與爾群臣享胙于此非徒爲宴飲之樂正欲羣臣知重農之意○御注尚書洪範成命賞善劉三吾序其後　上讀洪範太息以爲天人之大統也以叙彝倫立皇極保萬民叙四時成百穀皆本于天道而驗于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朕每爲惕然命儒臣揭之座右時覽焉遂爲訓釋○置兩浙防倭衙所○浙江布政司及蘇州等府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寔天下田土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徃徃以田産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

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逼天詭寄而富者益富
貧者益貧矣　上聞之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
稅粮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粮長四人使集粮長耆民躬履
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
四至編彙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成上之

按宋季朱子知漳州以版籍不正田稅不均貧者有稅
無田富者有田無稅公私不勝其弊惓惓議行經界國
初魚鱗冊即經界意也嗚呼自井田之法廢而民得兼
并自限田口分世業之制不行而富者田連阡陌貧者
地無立錐君子已爲之長太息矣至是復增詭寄之弊
焉富者坐享無稅之田貧者空納無田之稅富者無稅
而差輕貧者稅多而役重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無惑矣
歷考前代禍亂多由于貧富不均使奸雄得以爲辭我
聖祖所以深惟厝火積薪之慮而亟加整頓也
今日此弊視國初並甚矣經世君子其可忽乎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
水可以照鑑萬物又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
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諛之
士如此則國無不治○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
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上曰爲惡或免于禍然理
無可爲之惡爲善或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
其在已者禍福之來則聽于天彼爲善而無福爲惡而無
禍者特時有未至耳

三月太原府交城縣大通置冶所歲貢雲子生熟鉄十萬
斤後罷之聽民採取至是朝廷繕治兵器當用雲子生鉄命

復設之○雲南左布政張統秩滿來朝　上以統在雲南能撫綏夷人俾復職賜璽書勞之○勝師出松亭關城大寧

夏四月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築城練兵防倭○左都御史詹徽奏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嘗兩得罪宥免宜并論前罪誅之　上曰前罪既宥今復論之則不信矣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于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五月納哈出弃金山巢穴營于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時臨江侯陳鏞陳德子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陷虜欠六月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若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王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無所出乃刺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未決大將軍馮勝遣馬指揮徃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藍玉徃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來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因酌酒酹玉

玉請先之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洗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于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名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駱駝輜重亘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婭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于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騎兵三千爲殿初納哈出之降也餘衆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衆俱行甚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爲所乘衆寡不敵英復馬踣遂見執自剖腹而死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事至是沒于虜　上聞之驚悼特增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封金山侯謚忠襄○大將軍馮勝捷奏至　上以常茂驚潰虜衆耶令械送京師

七月禮部請如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　上曰三代之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即以太公之鷹揚而授冊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若後世武學專講韜畧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于一藝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用武學立舉廟甚無謂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定親王歲祿五萬石○眞臘國貢象及香

按眞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隋始通中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唐神龍中并扶南而國分爲一宋宣和初封爲眞臘後復合爲一朱宣和初封爲眞臘王多山阜爲陸眞臘國人爲占城立其國王慶元中破占城遂爲屬國又有參半眞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眞臘聚象地亦盛其俗尚侈華陳向爲上右干爲絜縣鎮

風習大類占城王二日一視朝嬉娶燃燈不息視力耕種產銅金諸香象翠羽毒犀嘉樹異魚洪武六年來貢至是正黎列保昆耶甘若者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

八月封何眞爲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賜鋌券子孫世襲先是眞既歸附歷山東江西浙江湖廣布政使致仕至是念其歸附之誠授以封爵仍賜第于京師官其三子○上聞大將軍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敕諭勝及副將軍傅友德藍玉等曰古之名將爲國效忠勤名千載在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華夏未嘗行一不義所以功成名遂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率師何其馮勝專爲已私播惡胡中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

部伍無法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于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留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庶可保全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舉其大槩於將軍亦報哉○馮勝械常茂至茂勝之壻也勝每于衆軍中折之茂不堪出不遜語勝啣之及納哈出降而虜衆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奏之茂既至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上內召勝還令藍玉行總兵官事茂以父遇春功免死安置廣西龍州

九月納哈出等赴京入見　上賜納哈出以一品服封爲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乙未天壽聖節受朝賀宴羣臣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暨東宮官於文華殿○建北平行都指揮使司於大寧

十月徙建歷代忠臣漢秣陵尉蔣子文晉尚書令卞壼南唐節度使劉仁贍宋武惠王曹彬元御史大夫福壽等廟于鷄鳴山之陽每歲致祭著爲祀典○上與諸將論兵政上曰國家用兵猶鑒之用藥可蓄藥以治疾不可無疾而服藥國家未寧用兵以戡定禍亂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練士卒使常有備蓋兵能弭亂亦能召亂若將其富强

喜功生事結怨啓釁適以召亂正猶醫家妄以瞑眩之藥
強進無病之人縱不殘軀殞命亦傷元氣爾等皆有軍旅
之寄宜深體朕意○上以北方學校無明師生徒廢學命
吏部選南方學官有學行者教之○罷馮勝歸鳳陽
十一月命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總制雲南諸軍於要
處立營屯田聽征進○永城侯薛顯卒追封永國公○以
河南府學訓導葛鈞爲翰林待講學士
十二月命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武定侯郭
英統大軍征北虜又命靖寧侯葉昇晉定侯陳桓統兵征
東川普定等處蠻寇○上以武臣由自戎伍罔知憲典徃

徃罹法乃親製大誥二十二篇訓之俾知守紀律撫軍士
立勳業保爵位云○韶州府知府王世安請舉唐賢相張
九齡宋名臣余靖祠典從之○晉府長史杜彥良卒

按自古帝王未有如我
三傑其定元功位次止于
十八人耳光武雲臺所列不
過二十八將下逮唐宋皆不能過已我
聖祖諸臣如
李善長之制法陳紀可以伯仲蕭何劉基誠謀不下子
房而天文之學又子房之所未竟若徐達之勳德才望
終始純懿大出韓信之右至常遇春傳友德李文忠湯
和鄧愈廖永忠沐英吳良皆可與信匹而不難于黥布
彭越之功豈非天錫智勇以贊成一代大業哉○漢高
不事詩書狙于馬上之習晚年得一陸賈不過縱橫策
畧之餘光武號稱講藝論道而一時儒彥寥寥無聞一
子陵不屑就已唐太宗宋太祖雖皆好文之主而溺于
詞賦狙于俗習帝王之道稽古之學與未之聞焉我
聖祖以武功定天下而崇尚文學如飢渴之于飲食每
得儒臣皆待以腹心帷幄朝夕咨訪不倦而徃徃戒諸

將親近儒生至于解經析義又多天縱神啟有非老師宿儒之所能及是豈溺冠嫚罵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

但一時將畧足備戡定而文儒相業猶不甚稱　聖心至使不得已而委致于庸輩是豈其所欲也故于陶安之卒甚加悼惜晚年于亟稱桂彦良之賢而不及用惜哉

封都督張赫爲航海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赫先以軍功歷陞至都督洪武已未命督遼東海運至是每歲一行折衝風濤勤勞備至軍食賴之同時有都督朱壽者亦以督運糧餉有功封舳艫侯食祿世襲與赫同○河間阜城驛馬戶以孳生馬來進　上曰馬產芻豆之給其費不經故嘗命驛馬孳生聽民出賣今復來進豈朕言不信耶無亦有司奉行不至也其還之

戊辰　洪武二十一年

正月命頴國公傅友德統蕃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雲南平緬蠻叛結諸于馬龍也即命之摩挲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諭吏部曰爲國以任人爲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果賢者不以小疵而弃奸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諸城知縣陳允恭前任以簿書之過謫戍雲南比有言其治縣時能愛民者即有過亦可用也召還復其官○時浙江道御史凌漢鞫獄平恕人有德漢者遇諸途厚報以金漢曰子罪當爾律有定法非我私子何以金爲有廉得其事以聞者陞右

都御史

二月詔以歷代名臣風后力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季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顏凡三十有七人從祀歷代帝王廟○遣官祀歷代帝王初帝王廟爲五室祀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至是去隋文帝凡十六帝○故元四大王來降　上憫而宥之且厚其賜賚命隴西平侯沐英戍守雲南○大將軍藍玉送降胡寡婦一百六十二人至京命以文綺帛衣四百八十餘襲鈔一千二百三十錠給賜之

三月增修南郊壇壝于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爲臺四東西相向以爲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壝之外亦東西相向疊石爲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周以石欄陛降爲磴道臺之上琢爲山形鑿龕以置神位以爲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并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諸神及歷代帝王之壇壇之後樹以松柏外壝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氷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雷雨岳鎮海祀山川月將城隍諸神並停春祭每歲八月中旬擇日祭之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祀禮儀著爲常式○平

緬復舉象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遠勢甚肆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討之旬餘抵賊營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即令諸將曰破賊之術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象以 走然後以大軍乘之破之必矣明旦賊悉衆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傍置短鎗其中乘以操之勢特以張英分軍爲三命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

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重賞退而卻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彼象在前列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星流烟飛雷擊電走霹靂之聲不絕山谷爲之震動象皆驚奔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效戰我左師小却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帥遥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麾不移時戮象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矢如刺蝟以死巨師乃斯郎斯郎埋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永山谷中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讋服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廷試進士賜

任亨泰等及第出身有差亨泰襄陽人○上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聖旨建坊自此始○上召試官陳宗順等論之曰今日觀列子鄭子竊鐵之事因思人之疑信皆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惡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讒言雖至而不入惡而疑之毀譽不召而自來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處已待人則自無獨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惡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因給紙筆令諸儒撰疑信論○上覽史因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上曰驕凶德也富貴而驕人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貧賤而驕人適足以取辱于已要之君子當以恭敬爲本子方之言抑揚太過蓋有所激而云侍臣曰誠如　聖論○東莞伯

莞伯何眞卒　上親爲文遣官諭祭之命其子榮襲封東

按眞初與元末羣雄方國珍陳友定等同時並起各一方惟眞能保境安民識時達變歸命　　其王光被寵榮策勳盟府大非一時羣雄所及歸朝之後能一心事　上夙夜畏威惟勤一時黨禍方熾而眞獨無所染事　高皇帝喻二十年未聞有微譴加焉此尤一時功臣所難也若眞者不獨爲識時務之俊傑雖謂之賢可矣

四月藍玉等率師由大寧進至慶州聞虜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而進師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餘

里哨不見虜欲引兵還定遠侯王弼曰吾等提十餘萬衆深入虜地今畧無所得遽言班師勞師費財將何以復命玉深然之戒諸軍皆穴地而爨母令虜望見烟火師遂進丙辰黎明至捕魚兒海南飲馬偵知虜王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以弼爲前鋒直薄其營虜始謂我軍乏水草必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虜皆不知虜主方欲北行整軍馬皆北向忽大軍至其太尉蠻子海衆拒戰敗之殺[illegible]十人其衆遂降虜王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知院扎[illegible]丞相失烈平等數十騎遁去玉率精騎追之出千餘里不及而[illegible]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禿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失馬竄伏深艸間會之又追獲吳王朶兒只代王達理麻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十七口得寶璽圖書牌面一百四十九宣勅照會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銀印三馬四萬七千匹駝四千八百四頭牛一十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頭車三千餘輛聚虜兵甲焚之遣人入奏遂班師

按初元順帝遁于沙漠既殂國人謚曰惠宗太子愛猷識理達臘立十一年殂謚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九年值藍玉北征益王走至也速迭兒之地爲所弒其部屬皆奔散其後裔自是日微皆君弱臣强今

所稱小王子即元裔也正統之中也先近日
吉囊俺荅不孩之屬皆小王子之強臣也
五月乙酉五色雲見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於治世舜
之時興咏於詩歌此實聖德所致　上曰古人有言天降
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苟爽其德雖祥無應
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東川蠻叛征南將軍頴國公傅
友德左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普定侯陳桓左右參將曹
震葉昇帥師討平時都督張銓從征有功封永寧侯
七月贈故金山侯濮英爲樂浪公尋封其子璘爲西涼侯
○宋國公馮勝往東昌等處調達軍隨雲南達兵至常德
四川等處皆叛命鳳翔侯張龍統兵追至重慶悉誅之○

蠻王遣人送虜主次子地保奴及后妃公主等至京地保
奴及后妃獻金印金牌賜鈔二百錠命有司給第宅廩饍
俾就居京師既而有言王私元主妃事　上怒曰王無禮
如此豈大將軍所爲哉元主妃聞之惶懼自盡地保奴由
是有怨言　上聞之曰朕初以元世祖主中國時有恩惠
及民不可無嗣嘗與儒臣議欲封地保奴以盡待亡國之
禮彼乃如此豈可以久居內地於是遣使護送居琉球仍
厚遺資遣之○頒賜天下武臣大誥令其子孫誦習○海
西夷納哈出卒命其子蔡罕襲爵改封潘陽侯○戶部郎
中劉九皐言河北諸處兵後田荒居民鮮少山東西之民

生齒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寬閒之地開種田畝　上曰山東地廣民不少遷山西民衆宜如其言于是遷山西澤潞二州民之無田者往彰德眞定臨清歸德太康諸閒曠之地令自耕種免其賦役三年仍戶給鈔二十錠以備農具

八月丁卯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還朝　上謂玉曰爾率將士北征功最大然虜主妃來降不能遇之以禮乃縱欲汗亂又嘗恃勢遣人入朝覘伺動靜此豈人臣之道哉今憫爾功勞屈法宥爾其率德改行以慎厥終玉頓首謝于是論功行賞賜玉白金二千兩鈔一千錠文綺五十匹左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右副將軍武定侯郭英白金一千兩鈔四百錠文綺一十匹餘各賜白金鈔文綺有差○宴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謂諸將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朕於今二十餘年而殘胡無知猶立王欲爲不靖故命爾諸將征之爾等克用朕命以底成功漠北遂空邊庭無警民息轉輸之勞軍無戰伐之苦四海宴然爾等可以坐享富貴矣諸將頓首謝　上悅賦平胡詩二章命羣臣和之○御製諭武臣勑頒之將士一曰守邊之將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閒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入曰沿海衛

所嚴於保障凡八條頒之將士永爲遵守○安慶侯仇成卒追封院國公

九月傅友德等將兵討阿資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密邇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蠻衷遂遷其山民往居早土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阿資等率衆寇普安焚府治大肆剽掠因屯普安倚崖辟爲寨傅友德等以精兵慼之蠻衆皆緣辟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都督甯正從傅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大頭并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慼與其母請降初

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景川侯曹震靖寧侯葉昇領兵分討東川叛蠻平之○改建歷代帝王廟于鷄鳴山之陽

冬十月乙丑頒武士訓誡錄　上以將臣於古者善惡成敗之事未能通曉特命儒臣編集申明以鉏麑樊噲金日磾張飛鍾會尉遲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懷恩劉關王彥章等所爲善惡爲一編釋以直辭俾蒞武職者日親講說使知勸戒○時廣西江西指揮耿良戴宗以科斂激變

致亂坐罪　上曰武臣不知受命守禦之方與夫崇名爵享富貴福及子孫之道乃爲保守勅須使覽觀知所鑒戒

○勅五軍都督府申諭天下衛所屯種勅曰養兵而不病於農者莫若屯田今海宇寧謐邊境無虞若但使兵坐食於農農必受弊非長治久安之術其令天下衛所督兵屯種庶幾兵農兼務國用以舒古之良將若趙充國輩皆以此策樹勛當時垂名後世其各鎮諸將務在程督使之盡力於耕作以足軍儲則可以繼美於古人矣○進封永昌侯藍玉爲涼國公孫恪爲金寧侯

按玉征北還論功行賞擬封王梁國公適有發其私元王妃者　上聞大怒事中止至是念其勞改封涼國公

仍鐫是過于券

信國公湯和鳳陽新第成和率妻子謝　上降手勅褒嘉賜和黃金三百兩白銀一千兩鈔一千五百錠文綺四十端夫人胡氏亦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一千兩鈔五百錠彩段三十端○以庶吉士解縉爲監察御史未幾遣歸進學縉吉水人天性英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是年進士　上親選授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西室諭之曰爾縉試矣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退即草封事凡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　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

沈潛忌縉才誣其狎侮晉隸　上不聽擢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　上慮縉少涵養將爲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其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

按解縉封事其要畧有云　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奸罔上倚法爲奸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又言　陛下誠信有開用刑太繁每多自悔之時甄有無及之歎又言律以人倫爲重乃有給配夫婦之條聽之于不義恐傷節義之化又言太常非俗樂可肆宮妓非人道所爲可以禁絕釋老之壯者宜出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俗惑治歷用方向煞神天德月德之類最甚不經但申播種之時不用建除之謬又言　陛下天資清高而學問不充善端間發而心學無素興師取寶眞僞莫明神仙徵應誕謾莫信申明旌善之亭徒爲虛設藍田呂氏鄉約義門鄭氏家範可以頒行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奄寺宜官之命公卿子弟之賢者以代掃除之役敕有司課弓手教民兵習射于農隙以備不虞又言監生進士多因州縣孝廉人材驟歷華要椎埋負販者冠裳輿馬赫奕賢者羞爲等列庸人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鬍腸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宜任用忠良弗任意喜怒生殺按解縉封事萬言皆治平良規惜不能備錄也抑縉言切直如此

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敬乘間白於　上罷重之

中朝廷視效紀綱攸先今　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

使在宮中服飾有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然則何以令天下耶上咲曰卿言是吾慮未及此耳

按卓敬浙江瑞安人是年進士建文中遷禮部左侍郎嘗密奏防宗藩之變後竟死于建文之難

徐允恭嗣封魏國公○納哈出所部達軍有安置陝西者中途皆逃河南都指揮王德追至延安麻街等處剿平之

按宋儒胡安國曰以羌胡而居塞內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猶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夫以開國之初猶有此變承平之世當何如其爲防也

十二月安南黎季犛弑其主煒立叔明子日熞主國事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八　終



